

XUN YAO JI

寻药记

杜宇 著

每一个故事都与众不同，
每一段经历都直指内心，
每一个结局都出乎意料。
愿所有读过这本书的人，
都能找到治疗自己的药，
在悬疑中获得幸福真相。

哈尔滨出版社
HARBIN PUBLISHING HOUSE

寻药记

杜宇 著

 哈尔滨出版社
HARBIN 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寻药记 / 杜宇著. — 哈尔滨 : 哈尔滨出版社,
2018.1

ISBN 978-7-5484-3867-0

I. ①寻… II. ①杜… III. ①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
IV. ①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8) 第 018349 号

书 名: 寻药记

作 者: 杜 宇 著

责任编辑: 李金秋 魏英璐

责任审校: 李 战

装帧设计: 杨秀秀 晓 华

出版发行: 哈尔滨出版社 (Harbin Publishing House)

社 址: 哈尔滨市松北区世坤路 738 号 9 号楼 邮编: 150028

经 销: 全国新华书店

印 刷: 虎彩印艺股份有限公司

网 址: www.hrbcbbs.com www.mifengniao.com

E-mail: hrbcbbs@yeah.net

编辑版权热线: (0451) 87900271 87900272

销售热线: (0451) 87900202 87900203

邮购热线: 4006900345 (0451) 87900256

开 本: 889mm × 1194mm 1/32 印张: 8.75 字数: 189 千字

版 次: 2018 年 1 月第 1 版

印 次: 201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5484-3867-0

定 价: 32.00 元

凡购本社图书发现印装错误, 请与本社印制部联系调换。服务热线: (0451) 87900278



目录

◇第一节 美不胜收·····	1
◇第二节 卖药人·····	9
◇第三节 情谊长存·····	23
◇第四节 神拓村·····	37
◇第五节 和气生财·····	57
◇第六节 比翼双飞·····	73
◇第七节 尽味斋·····	83
◇第八节 海上生明月·····	101
◇第九节 天地有时·····	137
◇第十节 置之死地而后生·····	165
◇第十一节 长命百岁·····	221
◇第十二节 心满意足·····	249
◇后记·····	272

第一节

美不胜收

她知道自己不美，和其他人不一样。

五六岁时，私塾里的孩子们筹划着跳支捧仙桃舞给先生庆寿，每个女孩儿都被分配演一个捧桃灵童，除了她。她们说灵童当然要水灵，否则先生看了不喜，以为不吉。大家兴高采烈地各自回家去跟爸妈讨做红红绿绿的灵童衣裳，还有大人手掌般大的面饼寿桃，都是先生爱吃的，也是孩子们爱吃的。贺寿那天，锣鼓欢响，学堂里水泄不通，村里的父老乡亲都来沾喜，弟子一会儿们聚成一排，一会儿四散开来，凑成各个端正有意的形状，上座的先生看得合不拢嘴。她默默地坐在下面，很庆幸舞跳得太热闹，没有人注意到她不在里面，直到父母提早把她带回家。只是堆堆的寿桃的余香还在鼻子里。

总角后，父母给的零花钱多了些，她也常偷偷借着去东家阿嬷那买包子当早饭的机会，省下来攒着。包子自然是不吃了，只想多点钱可以买得起花大婶家那件鹤白色的裙子。终于到了钱攒够的那一天，她和小伙伴们放学后又去花大婶的裁缝铺。一进店，女孩子们就欢快地叫笑起来，各自扑向了心仪已久的目标，有些还凑在一起互相比画，说着这个你穿好看那个我穿还行。一时间桃红柳绿、芬芳紫李。她犹豫地走向了花大婶，说要买下那条裙子。花大婶惊讶地说这个会不会不适合你？旁边的女孩儿们听到了，也纷纷凑过来，有说颜色不吉利，有说式样太单调，有说不时兴的，也有说



她穿了肯定不好看。花大婶又瞥见她手里的钱，顺手抓了过去，把裙子扯下来给了她，说钱够了就行。小伙伴们也撇了撇嘴，各自散去了。她捧着裙子，好像自己捧着桃子。回到家，母亲看到白晃晃的一堆，皱起眉头，说这个颜色你穿了怎么会好看。她把自己关进房间，在大铜镜前换上裙子，偷着美了半天，可毕竟不太敢常穿出去。偶有一两次，都有种种目光，裙子顿时沉重笨拙，令她束手无策。

很快她便到了可以出嫁的年龄。虽然近几年父母也有托过媒人，但每见她样貌，都摇头摆手。父母年事渐高，家里人丁稀少，又无农地，主要靠父亲经营点小生意维持生活。她想去府里谋差事，但还没见着官大人便被衙吏撵回，说上不了台面，恐有辱斯文。准备好的经论纵然事先得到了私塾先生首肯，也终究没有机会在府前背出一个字。

直到某日，邻村送货的大姐说附近的方丈山上有人卖一服药，无论男女老少，喝下能美，方圆百里有不少人都求了药，连有些本来挺美的也去买了喝，据说更添姿色，乃可倾城，有几个甚至去了京都嫁给大官。消息本身好像一服药，全家雀跃。父母甚至拿出了些压箱底，做盘缠及药费。

方丈山此去不远，但路途坎坷，如无必要一般人不会进山。她仍记得小时有传说山里有异人居住，时有奇烟绯香飘荡，但未听闻人畜受害，亦未听闻有人见过异人模样。后年岁久远，大家也渐渐漠然。

而这个卖药人就停留在山腰处一间小石屋里，并不难找。她满怀希望，步履不停，竟不过两日就到了。石屋静默了然，卖药人正坐于前方旷坦之处，缓慢耐心地杵磨不知名药粉于一钵中。她急急地上前，明知有些失礼，但禁不住开口便问：



“据说这里有美人药？”卖药人微微抬头，停下磨杵，从怀里掏出一个叠得齐整的小三角纸袋，伸出手，“这个就是，二十份信用钱。”她大喜，正欲伸手去拿，卖药人又说：“此药以白水服下后，必须在家闭门三十日三十夜，其间不可外出见生人。”顿了顿，又说：“必须一次全部服下，切记不能剩。”

她心想，若能变美，世间一切都唾手可得，自然要一毫不留地服下才尽善。她旋即掏出钱银，塞给卖药人，夺过药包，转身离去，心里充满着幸福的期待，半路才想起都未端详过卖药人的容貌，是男是女，是老是少，是美是丑。

服药比想象的要痛苦许多。三十天里经历过了高烧不退，全身痛痒不止、抓耳塞心，时而万念抑尘，时而奔突不已，好像被揉面杖子滚碾过千万遍的各种名状，直至最后几日，方才渐渐消停，唯留间或余痛而已。这期间更是一步不敢出门，偶尔照镜，都惊觉太骇，好似自己已不存于世间，被一个还没定形的陌生人取代。

待得第三十一日，她再次趋向镜前，对面一个与伙伴们一般的美丽少女终于出现。她左看右看，急转来去，唯恐这人一时便不见。确定自己已经进入美人的行列，她欣喜若狂地奔出门外，迎见每一个乡亲父老。大家也都见怪不怪，原来此药的名声早已远扬，方圆百里时有丑人变美的事情发生，纵然样貌大变，只要声音性情还在，日子仍照常继续。

接下来两三年是她死前回忆起来最美好的一段时光：谋到了府里差事，稳妥的书记文员，薪水不算丰厚但支持全家也尚有余；媒到了一个如意夫君，二人郎才女貌，去学堂里回拜先生兼同窗相聚时都被大家艳羡不已。

不日，她便怀孕生子，诞下一个女儿。

小娃越长越快，皱皮巴巴的块物很快有了顰笑模样。她也越发担忧起来。原来女儿和她服药前长得极似，与他人显不一样，尤以她现在习惯自己美貌的目光来看，女儿可以说是丑陋不堪。丈夫虽不介意她服药之事，但对女儿形貌问题，也颇有怨言。

随着小女一天天长大，世界好像也在悄然变化，让她莫名惶恐。村里的人都越来越美，美人越来越多，她的容貌不再出众，加上年岁渐大，和少女终有差距。府里换了新官老爷，而她数年下来除字越写越好看外竟一无长进，又村际间往来越发增多，事物也愈加复杂，竟有些力不从心。衙吏也都换了一批，新进不少青壮男女，都灵活有力，官大人也更喜与他们一同进出。丈夫则越来越喜欢往新开的乐台街跑，说那里时有都城的歌姬巡回演出，形貌打扮，皆与此地居民有所不同，甚有意趣。乡亲们也不再喜爱穿红戴绿，改以素色为风尚，她当年那件鹤白色裙子如今已是好几季的流行款式，一时间大街小巷人手一件，以至于她又去花大婶家扯了一件合大人身的。

眼瞅着女儿也即将十五。这些年看着女儿经历和她小时候类似的童年，而面对女儿的提问“为什么我不像别人那样好看”时仍无言以对。这期间她也尝试过不少方法，以图能改变女儿容貌，然而无一奏效。卖药人也早已不在，她甚至又悄悄进过方丈山寻过他，然而石屋冷却，显然有年月无人居住。其他村民也告诉她，卖药人乃从别地迁行经过，并非常住，几月半载后大概赚足了旅费便离开了。

回到家里，她默默拉开自己的梳妆箱，小心捻出了那个



十几年未动过的小三角药包。当年她不知何故，心生一念，竟留下了些许未曾全服。吃药期间一直恐慌不已，担心会有变故，好在三十天终究熬过，达成目标，并没发生其他什么事情。也曾想过将其剩余尽行抛弃，但一直不能下此决心，就留存至今。

她小心翼翼，置入怀中，出到门外，见到正闷闷不乐的女儿，得知她刚被西家大哥的儿子拒绝同去毕业礼会。事实上这已经是第五个拒绝她的男孩子，这样下去女儿很可能只得孤身前往。毕业礼会亦是成人典礼，更是乡里一大盛事，据说今年新上任的府里官大人都会前往，主持讲话，顺便选拔玲珑新人任用。

她听完女儿哭诉，欲言又止。女儿问她是否有事要说，她迟疑了一下，摇摇头说没有。这个决定太大，她现在还做不了。

几天后女儿仍然没有找到搭伴。到毕业礼会那天女儿都换上了早已备好的礼服，但最终死活不肯前去。他们无奈，只得由她，毕竟女儿抛出了硬话，要是逼她去就离家出走或者干脆不活。

女儿不少同学都借此机会谋到了差事，府里洋溢着青春笑语，官颜亦大悦，见到她时都不像之前那么冷淡，但部分重要或厚利的差事仍分与这些新人，她的官饷也还是渐渐稀薄下去。

很快亦到了女儿要谋事的时候，却处处碰壁。丈夫也越发在乐台街流连忘返，生意荒疏，家里账本逐月不平。眼看两三年又过去，女儿已经过二十的人了，有些同窗都已然娃生两个，而她仍毫无着落。

这夜，她又拿出药包，反复端详，心想，大概是时候了。正犹豫间，女儿竟在房门外轻呼，问母亲是否已睡。她便急忙把药包握在手里，让女儿进门。月光下女儿脸色，看不分明。她问女儿有何事，女儿未立刻开口，而是左张右望，末了冷不丁说：“拿出来。”

她一愣，问要拿出什么。女儿竟冷笑了两声，说：“不要以为我不知道你的事，老早就有人告诉我了，你吃了美人药才变成现在这样。我先没想太多，但近年你时常鬼祟吞吐，我猛然想到你是不是留了存货。”她大惊，开口想辩解，但竟说不出话。

女儿见其情状，便知自己猜中，又冷哼一声，也不多话，就起身上前，抓住她双手。她猝不及防，手里药包掉到了地上。女儿毕竟年轻敏捷，迅速捡起，冷笑说：“果然。”一阵怒气爬上女儿的全身，她尖声说：“这么多年你见我痛苦也不给我吃，果然就是想留给你自己！”她听见此情被揭破，浑身哆嗦，震在当场。她想解释说其实也想留给女儿吃，甚至分了一人一半吃，但居然还是一个字也说不出。

女儿见状更加大怒，开始急速地数诉自己因貌丑遭到的种种痛苦，越说越气，忍不住抄起床边烛台。这也是她在此世界上看到的最后的画面。

之后女儿一气儿喝下所有剩药，在家里也苦熬三十天。这期间丈夫回来，带着一个全身很多金属片儿的歌姬，料理了后事，对外则称妻子因急病去世。这种事情近年在乡人眼里十分寻常，见怪不怪。

第三十一天，女儿欣喜若狂地奔出家门，等不及以新的面貌迎接幸福的生活。然而好像一夜之间，大家都不中意鹤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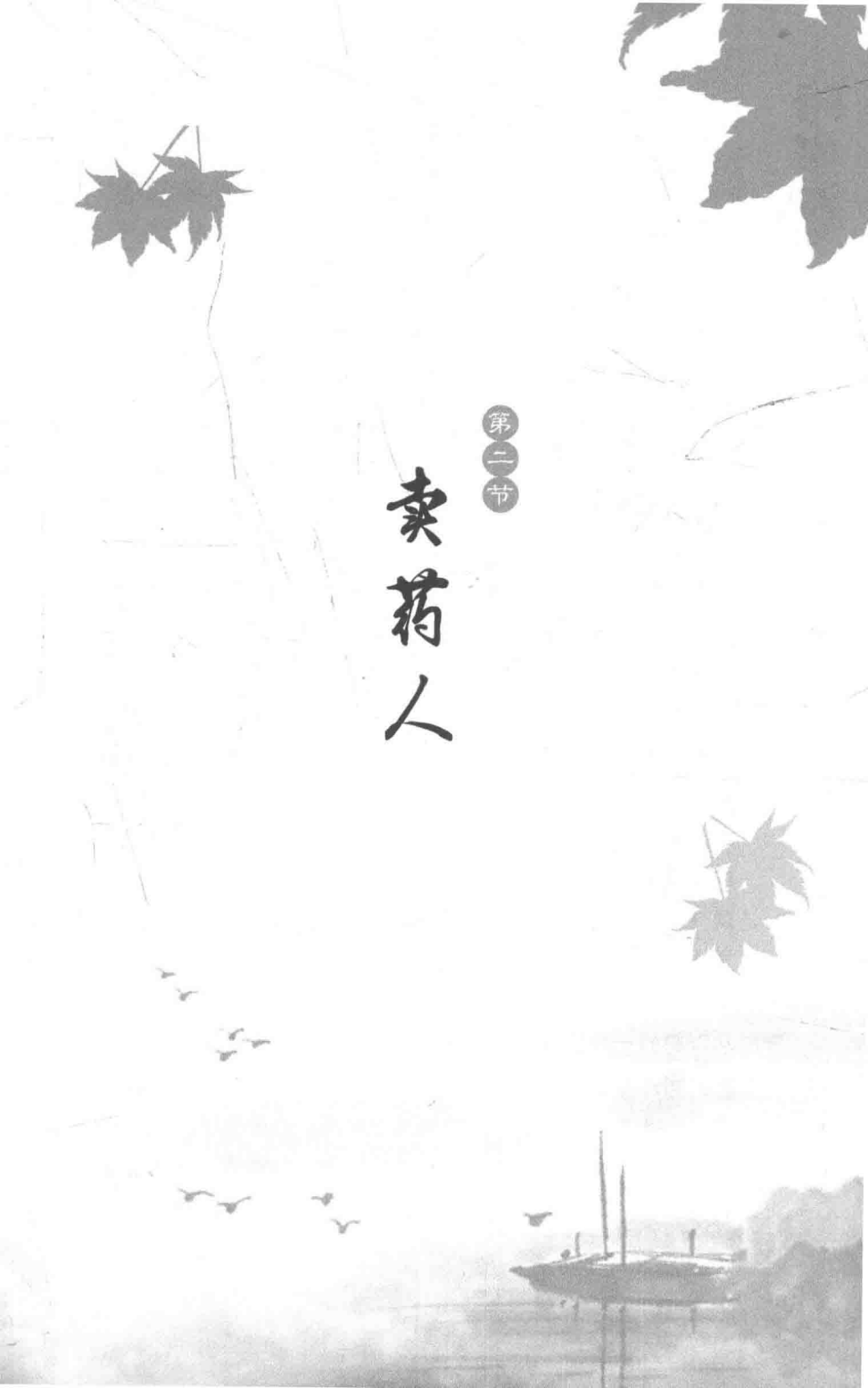


白色裙子了，人人都佩戴起了金属片儿，越晃闪越好看，脸型五官也都纷纷以京城来的歌姬们马首是瞻，与其有异的皆以为不美。赫然间女儿发现她仍然不是个美人。

后来，方丈山下就多了一个一直寻找卖药人的疯女人，嘴里念叨不停，说一定要买到美人药。

第二节

卖药人



我儿时的理想并不是卖药。那个时候我喜欢看星辰闪耀，看月出日伏，看云彩变幻，我的梦想是做一名天官。

为什么有些星星大有些星星小，为什么太阳总是从东边升起而从西边落下，为什么闪电后听到雷声，为什么彩虹是七色，为什么……每当父亲听到我这许多“为什么”的问题时，便骄傲又无奈地把我放到膝盖上一边微微起伏地逗摇着我，一边说，据说有一本书有全部这些问题的答案，但是一般人看不到，即使看到了，也很少有人看懂。我问父亲这本书在哪儿，为什么大家看不懂但是又知道它有所有问题的答案，他就又无奈地笑了，摇摇头说他也不清楚，只听说有这本书而已，连书名他也不知道。

这样的答案当然不能满足我，我依旧喜欢每天跑到外面的山坡上仰视天空，看大大小小的鸟儿比我自由得多地在头顶飞过。却发现它们从没有像我这样抬头看上面，懵懵懂懂觉得自己有和鸟儿不一样的地方。

小时候的时间好像过得特别快。父亲的病人越来越多，从以前的一日三五人到十余人到现在快延伸到山坡的门口长队。病人都说父亲的药特别灵，药到病除，虽然狼虎了点，但医治神速。我看着父亲的腰越来越弯，母亲熬药的双手越来越枯干，家里各种药的气味越来越浓，想帮着做点什么却无从下手。父亲的药方一向只有他过目，连母亲和我都不许

窥看。母亲只负责采购药材和生活熬锅，其他不得插手；至于我，父亲说时候未到。

但父亲已开始允许我在他问诊时于一旁观看。一般过程也并没有特异之处，无非望闻、询问、把脉、抽血、开药。望闻，是观察来者的音容形貌，肤体有无踮跛残缺，面部有无异样气色，声音味道有无与常人区别之处；很多病患其实一望便知，只奇的是病人自己往往觉察不到。询问，是探查病人日常生活起居饮食习惯以及家庭居住环境等，可从侧面协助诊断。把脉，我很快注意到父亲对这一步不算细致，尤其人多的时候时间又紧，常常不过匆匆一搭。他私下也同我说，对很多病患其实前两步就足够。尤其是第一步“望闻”，心气内毒，皆在相面，如果经验丰足，看一眼便能知个问题大概。这句话我当时乍听之下自以为了解，但其实很久以后才明了其究竟含意。抽血，则是用三棱细针在指尖或耳尖迅速取出几滴。对大多病患，尤以头痛脑热肿胀吐泻之类，这个能当场缓解症状。开药，父亲通常不会当场写出药方，也不会将药方递给病人，只是吩咐他们若干时日过来取药便可。众人因一心只想病好，知道病名又能吃药解疾，便心满意足，对父亲这些规矩也就自然遵守。

我知道父亲希望我继承他的事业，做一个大夫。但陪他一起看的病人越多，我越对这个职业心生抵触。我发现病人总是看上去比常人更扭曲丑陋，甚至连所带的气味都比常人更令人抵触。父亲对我这种想法时常摇头，我当时却并没觉得有什么不对。父亲问：“难道你见到别人痛苦不想救他吗？”我想想，说：“天下痛苦的人这么多，我怎么能全部救得过来？”父亲大约是没想到我在这个年纪就能说出这种话，竟

一时有些答不上来。

而我很快就知道自己错了。母亲突然病倒了。

母亲病倒之后我才意识到她做的饭菜是多么好吃，她平日有多么辛苦。我取代了母亲购药煎药的工作，每天竟要手脚不停十几个小时。此时我开始希望自己能更健壮一点，以更好照顾母亲和家里。

这期间父亲也常提早关门，不像之前那样无论如何都接待完所有病人方才闭户。这却激起不少不满，有些远道而来耐侯已久的会低声咒骂，甚至还拿石头砸墙。还有些则苦苦哀求，说情况严重不可耽误，要求父亲一定看了这个病人，否则明日可能陈尸门外。父亲一边无奈地推挡，一边埋头到更深夜，说一定要配出能治好母亲的方子。

我好奇地问父亲，为什么母亲的药方这么难开？其他的病人不是都很快有药了吗？父亲叹了口气，摇摇头，没有说话。

母亲的药方迟迟开不出来，父亲的白头发好像门口的病人那样密而长。眼看着母亲脸色一天天黑下去，我越来越急躁地催问父亲，究竟什么时候能配出母亲的药，然而父亲给我的始终是沉默。而我，也越来越不敢触碰母亲几乎没有血肉的手，好像这样死亡便会传递到我仍健康有活力的身体里。但我还是不相信，不相信有死亡这个事情。当我轻松如燕地跳跑在山林间，仰望无边灿烂的星空，死亡是一个根本不存在的事物。

直到母亲去世那天，我才意识到，没有比死亡更真切的存在，其他才都是幻影。

我一直无法接受“母亲”这个人不存在的事实。她忙碌

过的灶台，洗刷过的碗筷，坐过很久的杵药凳都仍静默不变，连她的身影声音都好像犹在近前，唯独伸出手去，尽是虚空。

终于我愤怒地去向父亲面前，质问他为什么开不出治好母亲的药。他好像已经抬不起来的身体微微一动，反问我：

“这世上哪有能治好死亡的药？”我不能接受这个说法，问他那为什么其他病人都有药可治。父亲又沉默良久，低声说，其他病人也会死，药，只是延长去向死亡的那条路而已。我问他为什么不能给母亲也延长一下，他终于看向我，说：“很快我就会告诉你。”

我没想到后面的事情会那样发展。

这一天和母亲去世后的其他日子没有太大不同，我们默然无声地早起，接待病人，匆匆饭饮，日落西山，婉拒病人，落下门闩。但空气里有些东西和以前不太一样，我能感觉出来。

父亲端坐熬药锅前，把我叫过去，让我对面坐好，说，“你想知道为什么我开不出给你母亲的药方吗？”我点点头。父亲缓缓拿出一包看似层层叠叠厚重的青灰色布，逐一耐心展开。我仔细望去，里面一个一个用小鱼钩丝网兜了许多小琥珀珠，多呈淡黄色，每个珠子不过小指头大小，与之一起钉在布上的还有一个草白小纸卷，映衬在布上好像天上密密麻麻的微光繁星。我正疑惑，父亲点点头示意让我近前查看每个琥珀。我才发现每个琥珀的中心都有一个红点。我回想起了平日和父亲一起看病的种种，突然知道了这个是什么。

“这都是病人的血，是不是？”我听到自己声音有点锐。虽然一时说不出有什么问题，毕竟抽血也都是经过病人同意，但是看到这样的存储，我开始不安。